

在刀痕中行走風景人生 台灣藝術家尉任之的木版畫

香港光華新聞文化中心為引介台灣新一代青年藝術家宣揚版畫之美，今次首度親自策展，在灣仔的辦公區域裡，為旅法台灣藝術家尉任之打造其首次在港個人版畫展。

展中20件尉任之的版畫作品，包括《落日，海濱風景》系列、《大花》系列、《塞納河畔風景》系列及習作散件。黑白單色的版畫，藝術家以光影、韻律的元素開啟另一種畫意風景，刀痕佈局中不僅是尉任之觀看世界的角度，也是一位旅法華人藝術家在傳統與現代之間的重新建構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夢薇（圖片由光華新聞文化中心提供）

■早期景物版畫



■作品《塞納河畔風景》
(尉任之作品)

尉任之是作家尉天聰與聲樂家孫桂芝之子，從小家中坐客者多是諸如現代水墨之父劉國松、畫家楚戈等的藝術界前輩，後考入東海大學藝術專業，卻中途輟學在20幾歲的年紀赴法修讀電影，此次來香港，西班牙超現實主義大師費南度·阿拉巴爾(Fernando Arrabal)特別創作了法文詩《在諸神與巨人之間》。瀏覽場中畫作，楓丹白露的森林、布列坦的海，在尉任之的版畫中，不是轉錄式的寫實描繪，而是幻化為黑色線條，在不同的形態中述說作者觀看景致的緒情。

木版寓情

一張木版畫，從畫版到做完，差不多要花掉尉任之四個月的時間，從現居的鄉下驅車遠途採購木材，回來刻版時為了減少材料消耗，尉任之會正反兩面同時刻，他說，「版畫其實沒有什麼技巧，更多的是耐性的訓練，只要有足夠耐性，每個人都可以做版畫。」

話雖如此，將一個創作形式作為一生所寄，還是思辨之後的選擇。從小學時代便已開始拿起刀子刻木版，後來大學進入專業美術教育，直到負笈法國習影、油畫創作，穿行於其中後，40歲的尉任之依舊放不下的是手中的刻刀，皆因木版畫對於他，就如同心電圖，是最能映出他心理狀態的載體。「色彩其實可以遮蓋掉很多東西，但是黑白的版畫，用刀子一刀一刀刻出來，很難去遮蓋。」坦言自己是「非常容易受情緒影響的人」，刀下的痕跡，是他內心最精確的表達。

東方的木版畫

日本用木版作浮世繪，台灣用木版作廟堂的門神，尉任之說木版其實很東方。長卷式的構圖、流動的線條和黑白建構中，「水墨感」也成為對尉氏版畫最適切形容詞。

尉任之指出，歐洲雖是版畫的「正宗」，卻和東方版畫有不同氣質面貌，差異來自

媒材本身，也因相異的視覺表現傳統。作為畫家，創作形式的選取，其實是審美的判斷。「歐洲人對木版畫的理解很不一樣，因為他們的木材很硬，甚至可以用來作小提琴板，需要採用不同的版刻工具，所以他們的版畫很容易產生出一種量感，相對亞洲版畫，我們更強調線的東西。」而正是這種線性的表達，讓尉任之「覺得很美」。在製作技法上，他亦非直接刻版，而是先以水墨傳統工具毛筆為媒介，在板上先畫出完整圖像，再根據線條用刀把白色的部分刻掉，從而產生水墨的感覺。以傳統繪畫為基礎進行刀刻，尉任之否認自己是專門的版畫製造者，「其實我是以繪畫的形式建構版畫，多數版畫的工藝性可能超過繪畫性，我覺得我的繪畫性還是超過公益性的。」

在景物中觀看的角度

光線，或許是探知尉任之心理狀態的最佳通路。巴黎是幾乎所有旅法華人藝術家的朝聖地，幾年前，尉任之卻攜家眷從巴黎移居至楓丹白露附近鄉下，從此楓丹白露的森林、布列坦的海，在尉任之的版畫中有了不一樣的面貌，光線、空氣進來了。「巴黎，是和香港一樣的城市，光線都像在公寓裡微弱的燈光，到了鄉下，一切都不一樣了。」尉任之說光線，是自己的創作中最大的影響因素，二零一六、一七這兩年，正是鄉村的光、空間，讓他的畫面裡有了更多的留白。

極少見到人物，靜物、風景是尉氏刀下最主要的表現對象，聽起來很古典，但他說對這兩個主題的探索其實存在無限的可能性：靜物和風景裡含有人類的感覺。所以尉任之畫了各種形態的石頭，姿勢和線條、張開雙臂或躺下，將其解釋為是站在抽象的角度，抽離地對人進行一種舞蹈性觀察。「我常常覺得我不是在畫石頭，而是在畫舞蹈性的人。石頭看久了很像人，從出生，到完結，一個石頭就是一段人生。」

唯一一件帶有人物的畫作中，海邊兩人相



■尉任之認為版畫應具更多現代性。

對而立，傳出很強的視覺張力。「那天到法國西部的布列坦探望一位古畫修復的法國朋友，他帶我去看海，黃昏的時候他們父子倆快速跑到海邊，那一刻很觸動我，因為逆光看不到臉，海鳥在他們的頭上飛。」電影的學習中，「景框」的概念是電影給他很大的啟示，「即是用哪個鏡框去看，需要調整不同的視點去看世界。」

在文化本源上行走世界

從室內樂聽到歌劇，以前住在巴黎的尉任之幾乎每晚都會泡在音樂廳，對於古典音樂的熱忱並未讓他在創作上選擇傳統的方

向，「我童年的那段時間，也正是台灣回歸鄉土的時候，我父親也是那一批鄉土文學的護衛人。或許是因為叛逆，我沒有走到相同的路上去，而是走到抽象。」尉任之指出亞洲範圍中日本、大陸和台灣在繪畫上具有不同的藝術養成，受到蘇聯影響的大陸藝術家寫實功力很強，而台灣較早接收到歐洲的藝術訊息，形成更開闊的美術視野，是故應具有更加現代感的創作企圖。

「我們可以把傳統的和外來的東西吃進去然後融合，在某種自由度上也可以做到對我們自己根源的一種審視，如今創作不應該是作傳統布袋戲，作為一個現代人，我希望能用我的根源去看世界。」回顧當年台灣非常重視版畫，東方畫會主要人物亦投入版畫創作，可大多仍舊是在民俗的元素中尋求靈感。

「我當時感到到我們這一代，應該去重新消化那些東西，當回到本體進行創作的時候，必須要有一個新的東方的東西出來。」對於尉任之，巴黎是很大的場域，他希望自己的創作可以在此和不同的文化對話。光華新聞主任、作家胡晴昉說：「友人問我你寫東西為何不寫台灣？我說我再寫，就是台灣再寫，我寫出的東西應該是新的觀點。台灣一直很混亂、多元，可它就是提供出一個空間，讓你可以把一些東西拼湊，再創作出新的。好像尉任之的版畫我看到的有趣之處，在於他代表了新一代的台灣人世界觀。」

創作瓶頸，人生瓶頸

問及是否擔心自己會遭遇創作瓶頸，尉任之說自己的瓶頸來得很早：因父親的關係小時候家中鴻儒常聚，吃完飯這些長輩就會在客廳裡畫畫然後留下來，成為家中「不花錢的收藏」，也培養出他的藝術眼光。「後來就讀美術系，學院將傳統、抽象訓練分開，到了大三、大四人就進入了一個分裂的狀

態，上午傳統，下午抽象，周而復始。」尉任之回想自己當時常常跳課，從台中跑去鹿港、嘉義等地到處看風景，最終導致被退學。眼高手低加上分裂的狀態讓其在2003年陷入創作瓶頸，直至赴法修讀電影，電影給了他一個看世界的新框架，「另外我開始用版畫去訓練我的線條、量感、陰影面積等最基礎的技法，沒有顏色，線條變得更純粹。2008年我終於衝破了瓶頸，出現了系列性的作品。」尉任之說從2003到08年這5年，是他的一生。

如今自己創作像是每日三餐，「早上進畫室、中午出來，下午再回去。」曾經有位法國老藝術家說創作從來沒有所謂「瓶頸」：創作本來就是過程，在不停的行進中自然就會產生衝破的力量。說到爸爸，尉任之說他年紀越大越發回到一個傳統文人的狀態，正是我開始要掙脫這個東西的時候，所以父子二人在言語上時有衝突，「他說我是一個洋鬼子。」

被譽為「文化界金城武」的知名美學家蔣勳，曾是尉任之的老師，在尉任之的眼裡，老師是一個詩人，而年少出走的自己，卻認識到還有一個世界「可能不是那麼如畫如月」，「雖然繪畫養成讓我做出來的東西還是比較偏向美，但其實我是比較入世的人。」在阿拉巴爾為展覽寫的那首詩中，尉任之說年過40歲的自己，最感動的是那句「生命流過的大河」，看看那些黑白的版畫，無論經歷過怎樣的順遂或者是人生瓶頸，畫者在刀痕裡流露出的依舊是一股清澈。

■香港光華新聞文化中心主任胡晴昉

「丹青鬼才」劉墉「書卷江山」展在浙舉行

曾榮膺十六年台灣暢銷書作家之冠、被譽為當代才子的劉墉近日親臨杭州，出席在浙江美術館舉行的「書卷江山——劉墉作品展」。據介紹，這是劉墉迄今在大陸舉辦的規模最大、門類最全的繪畫藝術大展，展期將至5月28日。

大多數人認識劉墉是因為他的書影響了幾代人的成長，事實上，寫作只是他的副業，畫畫才是本行。美國硅谷亞洲藝術中心館長舒建華評價劉墉是「丹青鬼才、文章聖手」，他說：「劉墉先生文章已經寫得那麼好了，還是業餘的，畫畫才是專業。繪畫上的企圖心遠大於在文學上的。」

據介紹，劉墉不但是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系展第一名的高材生，也是台灣山水及花鳥走獸大師黃君璧、林玉山的入室弟子，著有《白雲堂畫論畫法》、《林玉山畫論畫法》，加上留學美國的西畫根底，他的繪畫修養十分全面。

此次展覽共分為「師古篇」、「山水園林篇」、「花鳥翎毛篇」、「現代水墨篇」、「寫生研究篇」五大篇章，展出劉墉繪畫作

品120組(件)和一大批文獻資料。展覽涵蓋了劉墉各個時期的代表作品，通過繪畫創作與造境說明相結合的方式，展現其詩情畫意的藝術境界，分享畫作背後的故事與感悟。同時，還將展示劉墉120餘種著作，在展覽結束後，這些著作將全部捐贈給浙江美術館，入藏浙江美術館美術文獻中心，成為浙江美術館首個「名家個人專庫」。

劉墉在展覽現場表示：「我一生所做的所有事情，就是在忍耐我自己的才能，不想自己跑得很快。」於是經過年輕時的多樣嘗試，他開始放慢創新的腳步，年近七十回頭研究古人，臨摹李唐的《萬壑松風圖》、郭熙的《早春圖》、黃公望的《富春山居圖》，這三幅「師法古人」的精品佳作配上他寫給李唐和郭熙的信，分享臨摹古畫時的趣事與領悟，構成「師古篇」，並成為此次展覽的亮點。

本次展覽還專門在重點作品下配置了「讀畫框」，放置劉墉的文章和讀解文字，讓觀眾能更好地理解畫意。在「山水園林篇」中，有描繪台灣舊時風情的八尺大畫《龍山寺慶元宵》與遙想臨安古城的《古城春



■臨摹李唐《萬壑松風圖》



■《花月正春風》

暖」，這是劉墉式「文人畫」的代表作。他注重細節敘事，帶文學入畫，他藉畫中人物風世，並以頑童之心，偷窺小貓小狗，有意拖延觀者「讀畫」的時間。

更為巧合的是，劉墉祖籍浙江臨安，祖父在民國時期任臨安縣長。雖旅居海外多年，但心繫故土，近年兩度攜夫人回臨安尋根祭祖，在杭州西湖和臨安青山湖寫生，《西湖暮靄》、《雷峰月色》、《斷橋殘雪》、《湖心亭看雪》、《柳岸荷風秋月明》等都是他對杭州山水情有獨鍾的明證。

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莉



■《西子全景圖》